

中国的文学理论

ZHONG
GUO
DE
WEN
XUE
LILUN



ZHONG
GUO
DE
WEN
XUE
LILUN

〔美〕J·刘若愚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09

内 容 提 要

J·刘若愚先生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暨比较文学教授。本书是他较系统地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学理论的一部专著。书中用西方文艺学的观点、方法，通过中西比较，对我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对它们各自在文学理论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给予了历史的评价。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西方对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情况，而且也能够比较具体地了解西方一些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192 中国的文学理论

〔美〕 J·刘若愚著

赵帆声 王振铎译
王庆祥 袁若娟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市商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45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统一书号 10219·107 定价1.80元

詹 姆 斯 · 刘 若 愚

J·刘氏之《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是采用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理论的新著，它于各种语言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之作。其内容极为丰富，必将受到研究中国及比较文学的学者们的热烈欢迎。刘若愚教授设计了一个足使中国任何文学理论都可置入的模式，这使我们有可能透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观，并拿这些特有的理论与其它一些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和参照。……勿庸置疑，有朝一日，刘氏此部新著将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珍贵资料。

J·L·弗罗特《现代语言杂志》

本书所展示的图表以及作者的远见卓识，必将成为今后文学理论研究界所共同瞩目的杰作。

D·E·波拉德《时代文学增刊》

刘若愚教授对文学理论所涉及的六个方面，即玄学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唯美论和实用论分别进行了研究。然后，他追溯了这些理论发展的源流，并指出各种理论自身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每章重点阐述一至二类，最后一章综述了各类文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对立之处，同时，也从整体上通观了文学的批评传统。

这是目前试图总览中国各种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英文本专著。它简洁透辟，对那些寻求蹊径，希图深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至今尚属稀有的学科的西方学者来说，将意义深远……

本书清晰明了，无论对中国文学的探讨，还是对普通的文学理论的研究，都是一个值得称许的贡献。我们希望此书能有续集问世。

斯蒂芬·欧文《现代语言札记》

J·刘若愚教授系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暨比较文学教授

凤凰丛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前 言

拙著启笔于1971年春，承蒙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使我得以聘用攻读东方艺术学位的博士利得（Louisa McDonald Read）充任我的助手，她帮助我把大量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献中的有关术语编理成索引。本书的研究占去了我休假年（1971——72）的大部分时间。当时我有幸又得到古根赫姆（Guggenheim）研究奖金以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1973年夏季，我又获得一笔斯坦福古典文化研究资助基金，这使本书得以顺利脱稿付梓。对所有给我以资助的机构，我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我非常感激斯坦福大学德语系缪尔—维尔迈（Kurt Mueller-Vollmer）教授，他曾审阅了本书前两章的手稿并给予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我的一些友人、同事以及文学评论界的前辈，在具体注释方面对我提供了佐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绪论曾部分地发表于《东方与西方文学》（16, no.3 1972）。

书后所附的词汇索引，出于我的学生萨金特（Stuart Sargent）之手。东亚研究委员会对该项工作也曾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由于本书并非专为修中国文学的学生而写，所以在正文中不做技术性的研究，以便对中国不熟悉的读者也能顺利阅读和理解。关于这类问题的探讨，连同参考书目一并归入注释中去。我

想这些资料，参考书目以及词汇索引，会有助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以便他们了解我所使用的资料之出处，并进一步参阅与之相应的其它著述。

所有汉语文献中的引文都由我译成英语。我这样做并不是自认为我的译文比现有的高明，而是因为在某些地方我对原文的理解有不同之处。再者，我和别人翻译的着眼点也不一致，我的译文旨在揭示潜在的观念，所以力求信、达，而对雅则不着意追求，虽然也做了些努力，希望能反映出原著的风格。为使读者有所比较并能从整体上了解引文所出之文献，我同时提出几种已有的译文。倘若一种书同时有几种版本，我则取善本或其中最为流行的。如果没有英译本，只有法译本或德译本，也将加以说明，因为多数读者或通其中一种，或两种语言兼通。至于日语中的类似情况就只有作罢了，因为汉语文献的日译本举不胜举。至于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著述，我通常只引用已有的译文，少数法语原著因为没有英译本，我只得自己将所引的片断译出。丢弗伦(Mik-el Dufrenne)的《美学经验现象论》一书的英译本出现甚晚，以致未得到充分引用。读者可能希望了解它，因之我把它补充于参考书目索引之中。

此外，尚有几点需要说明：

1. 一些汉字和中国文人的姓名，一如马修氏《汉英大词典》，使用罗马字母（韦制）拼写，只是略有更改：附于e上方的声调符号全部省略；tzu、和tz'ù中的u上方所带的短音符亦然；i如系单独使用，拼作yi。

2. 汉字只限于注释、书目索引以及词汇索引中，正文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出现汉字。

3. 除去非正式的以外，凡属首次出现的中国文献，无论于正

文中，还是于注释中，均作简要的介绍。文人、批评家的生卒年月及每一著述的成书年代，首次提及时均一一标出，并见于书目索引和词汇索引中。有关的历史阶段的起迄，在每章中均予以说明，以便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能够了解所论述的作品属于那一历史年代。

中国历史朝代年表

商(殷)	前1751—1112
周	前1111—256
春秋	前722—481
战国	前403—221
秦	前221—207
汉	206—西元220
三国	
魏	220—265
蜀汉	221—264
*吴	222—280
晋	265—419
西晋	265—316
*东晋	316—419
南北朝	
南朝	
*宋	420—478
*齐	479—501
*梁	502—556
*陈	557—589
北朝	
北魏	386—534
北齐	550—557
北周	557—580
隋	581—618
唐	618—907
五代	907—959
宋	960—1279
元	1280—1368

明
清

1368—1644

1644—1911

(该表年代悉从原文。——译者。)

注：带*者属六朝之数。

目 录

前言.....	1
中国历史朝代年表.....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玄学论.....	20
第三章 决定论和表现论.....	69
第四章 技巧论.....	95
第五章 审美论.....	106
第六章 实用论.....	113
第七章 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	124
注释.....	150
译后记.....	191

第一章 绪 论

为了清楚地阐述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性质和范围，首先，我认为应该对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学研究加以确切的区别。一般认为，文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分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虽然有时也可分为三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¹。这后一种分类中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指实用批评。尽管这一说法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作家还在继续以“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来概括理论探讨和实用批评²。我却认为应该保持二者的区别，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文学批评的再划分。然后，就理论性批评来说，在文学的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文学性理论（literary theories）之间再作进一步的区分³。前者被认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后者则是研究文学的外观，诸如形式、流派、风格和技巧等等。这两种类型的理论，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对待文学：一种是本体上的，而另一种则是现象上的或方法上的。当然，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对文风的认识受其对文学的认识的影响；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用文风的语汇对文学的理论加以表述。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确实做出了这种区分，那么批评的结论和观点就明白无误了。就实用批评来说，我认为主要是由阐释（包括描述和分析）和评价组成。而当我们转而研究文学批评时，就可能会象在研究文学本身那样得出相同的区别，这种相同的区别可以列表如下：

I 文学研究

A 文学史

B 文学批评

1 理论性的批评

a 文学的理论

b 文学性理论

2 实用批评

a 阐释

b 评价

II 文学批评的研究

A 批评史

B 批评的批评

1 批评的理论性批评

a 批评的理论

b 批评性理论

2 批评的实用批评

a 阐释

b 评价

本书讨论的对象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它的性质首先是分析的、阐释的，其次才是历史的。虽然我要讨论的是批评的性质，但也包含有批评理论的成分。大体上说，除了指出其自相矛盾和缺乏逻辑之处外，我将不对所要讨论的理论做出公开的评价，以便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尽管我的倾向和偏爱所在是那样地显而易见。

撰写本书的主旨有三：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悠久并具有中国批评思想特色的各种文学理论的描述，从而形成最终

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以便与其它渊源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我以为，对历史上素不相涉的批评传统加以对比和研究，如果放限于理论领域，而不是着手于实用方面，其收益当会更为显著。我们知道，个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对那些不能阅读原著的人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况且从一种文学得出的批评标准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学。相反，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与批评家对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却可以揭示哪些批评概念是普遍的，哪些概念仅局限于某种文化传统，哪些概念又只为个别的文化传统所特有。这样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往往基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共有的，哪些特征仅限于用某种语言写作的或产生于某种文化的文学，哪些特征为个别文学所特有。所以，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能使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文学。

“文学的普遍理论”这一提法，或许会为熟谙世故的或具实用观点的读者所齿冷。实际上我也不会幼稚到那种地步，竟然相信得到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定义，较之得到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人生意义的定义更容易。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人生意义的认识，不一定会使我们放弃寻求这种人生意义的尝试一样，对于文学的同样的认识也不一定能阻止我们试图表述比现有的理论更恰切、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试图将文学，实际上是所有文学批评的内在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性质理论化，已经为各种不同的批评家所关注。艾略特（T.S.Eliot）指出：“我认为，批评属于那样一部分思想活动，它或者试图发现什么是诗、诗的作用、诗要满足什么愿望，以及如何写诗、读诗和诵诗；或者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为自己对此已确实心领神会，并着手评价具体的诗。”艾略特接着说：“当然，批评绝不是在

完美无瑕的定义上来探求什么是诗，而且即使找到这样的定义，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⁴在某种相近的意义上，泰特（Allen Tate）以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论文《文学批评是可能的吗？》：“文学批评，象地上的天国，永远是必要的，而就其置身于想象与哲学之间的性质来说，又永远是不可能的……处于这种无法忍受的地位，是人类的和批评的本质。象人类的一样，批评的这种地位也有它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批评所可能有的唯一地位。”⁵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我倒宁愿说，象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试图表现无法表现之物一样，所有的文学艺术理论都是试图阐明无法阐明之物。如果我们欣然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并继续向遥远的、已被承认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普遍的文学理论的目标努力，那么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从多种不同的文学传统的角度来对待文学理论。我殷切地期望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理论研究者认真关注本书所介绍的中国文学理论，而不再单单基于西方的经验来表述一般的文学理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研究非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的认识，正在逐渐增长，这一迹象不能不使我希望倍增。尤其是埃蒂安波（René Etiemble）已经强烈呼吁要重视对非西方文学的研究，他曾断言：“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引向“比较诗学”⁶。魏芮克（René Wellek）总是将历史上毫无关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看作是文学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他原则上也接受了埃蒂安波的观点；虽然对“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引向“比较诗学”的可能性还怀有疑虑⁷。布洛克（Heskell Block）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比较文学不应再是只关注“事实关系”，也应当关注“意义关系”⁸。上田诚（Makoto Ueda）和密纳（Earl Miner）

所做的努力更使我深受鼓舞。他们比较了日本的和西方的文学理论，间或也涉及到中国⁹。在本书中，对某些中国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我做了适当的尝试，但全面而透彻的研究，则已超出本书的范围。

本书的另一个宗旨，也是最直接的意图，是要为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里的学生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尽管目前在中国和日本已有十多种比较概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是，其中一些简直就是带有叙事色彩的引文联缀；有的则是有关某一问题的文章和专论的汇集（有些是用英文写的）。许多重要的批评概念和术语依然含糊不清；一些主要的中国文学理论还未得到足够的描述（我以前所写的《中国诗歌艺术》一书，其中曾论述过关于中国诗歌的观点，但过于简略，需要详加修订）。这也无足为奇，因为中国的文学理论，除了在一些分散的文章中有时扼要地提及以外，几乎没有得到过系统化的阐释和明确的表述。现存最早论述文学的专著是魏文帝曹丕（187—226）所写的《论文》。除去序以外，这是他《典论》一书仅存的部分。该文虽然简略，但确实是从理论上论述了文学。而以往的众多著述，诸如孔子（前552—479）的言论集以及其它早期哲学家的，甚至孔子以前的著作，都不是主要论述文学的，只不过在谈论其它问题时偶尔涉及到了文学，特别是诗。这些论述，后来的文学批评家经常引用。在这里，尽管我并不打算把它们列入文学的理论或文学批评的范畴，但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因为，中国的许多文学的理论显然都发轫于此。自曹丕的《论文》以后，继起的无数文、札、序、跋、注疏、诗话以及评点中，更不乏关于文学的议论，而且其中亦不无精辟之说，我们尽可以从这些技巧性的论述、实用批评、语录和轶闻趣事中把它们筛选出来。现代的学者，尤其是郭绍虞和

罗根泽，从各种各样的原始材料中搜集了许多有关的资料，然后给予条分缕析。但这还不够，我们仍需做更系统更彻底的分析与探求，以便从中国批评家的作品中引出内蕴的文学的理论（我将继续用批评家来指文学理论家〔theorist of literature〕或文学性理论家〔literary theorist〕，事实上，一个人经常是三种身份兼而有之的。再者，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批评家，多数批评家同时也是诗人和散文家）。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将尽力贯彻这样的分析原则，即按下述思路来描述、表现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理论：向上追溯其渊源，向下勾勒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论发展繁荣期的基本面貌。除去那些传统主义批评家持有的观点之外，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为不同的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所支配。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都已不具中国传统理论所特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传统的理论则有其全然独立的思想源流¹⁰。不管怎么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是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¹¹。

本书的第三个意图，是为一种比现存于中国和西方的批评观念中的综合更为充分的综合铺平道路，并以此为中国文学的具体批评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不言而喻，任何严肃的中国文学批评都必须考虑本国自己的批评家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学所发的议论，而不应囫圇吞枣地把仅仅源自西方文学中的批评标准运用于中国文学。一个现代批评家，不管其国籍所属，只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学，就不难发现把任何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作为批评的必要或充分的基础，都很难如愿以偿。因此，对中国和西方的批评概念、方法和标准加以综合，实属必需。虽然在这方面已成效初见¹²，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其先决条件是更好地理解

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

人们可能会就此发问：通过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批评，会不会事与愿违呢？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不是分析的，而是直觉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已部分地蕴含于第三个意图的叙述中。很清楚，我并没有为分析而分析，而只是为有朝一日会实现的综合做准备。总之，不首先分析天然橡胶，就不可能懂得如何来制造合成橡胶，分析必先于综合。再者，倘若说阅读原文而不必经过一番分析的过程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批评思想是可能的话，那么反之，说通过阅读译文而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达到这一点，则是欺人之谈。不经过任何分析就来翻译中国批评著作，将会引起严重的误解。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的种种困难

在本书的研究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困难。首先，在中国批评著作中，同样的术语，甚至为同一个作家所使用，也往往表示不同的概念；相反，不同的术语却可能在事实上表示的概念完全相同。当然，这种现象决非中国仅有，英语中的“style”（风格）和“form”（形式）也莫不如此。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个汉语词例，譬如“气”，其字面意义是“水汽”，“空气”或“气息”。但曹丕的笔下，它却体现为三种相互关联的概念：基于气质的个人天才，表现这种天才的个人文章风格，以及带地方色彩的笔法或鲜明的地区精神（genius loci）。当然，也有“气息”这一字面涵义¹³。再者，曹丕所谓“气”的任何涵义都可能被其他批评家以别的什么事物来取代。单音节汉字的意义含混不清，已属难题，双音节词就更为复杂难解：在句法上，两个音节互相之间经